

老李的名字叫东山。他是丹凤县东山镇邮政支局负责桐树沟和北岭村邮路的邮递员。

二十多年前,东山参加了邮政工作。他第一天从支局出发,推着带有邮包的自行车向桐树沟的沟沟岔岔出发发送邮件,第二天绕道从北岭村送邮件返回,往返行程百余里。

一年后,东山产生了调动工作的念头。他想,自己的青春年华不能白白流落在这崇山峻岭之中。每次出发时,他都有一种面临痛苦的感觉。

在那个最寒冷的冬季,雨中夹杂着雪花,寒风阵阵袭在脸上。东山在桐树沟、北岭两村交界处病倒了,发着高烧,但他还有三张汇款单未送到收件人手中。他想强挣扎着到岭头上送邮件,但向远方一看,往日不觉的岭今天是这样高,那样陡,那样遥远。

在困难关头,桐树沟西湾村的杨新宽大叔来到东山身旁,用手一拭,惊讶地说:“东山,你咋病成这个样子了?”随即把东山背到自己家里,叫来医生,一边

吃药,一边打针。杨大叔的女儿淑芳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鸡蛋面条,东山感动得泪流满面。

当杨大叔得知东山急着要送三张汇款单时,一拍大腿说:“这个您放心,我就去把这三个人叫来,您亲手送给他们。”东山的泪水像泉水一样流了下来。

东山是个孤儿,党就是他的亲人。初中毕业后村党支部把他送到部队,部队成了他的家。复员后被县民政局安排来到了东山邮政支局,参加了工作。今天,东山遇到了新的亲人。

新宽大叔的老伴已经病故,他和女儿淑芳相依为命,种地为生。

淑芳初中毕业后在桐树沟村小当民办教师。东山有病的两天里,她一直守候在东山身

东山情

文/ 张富群

旁,倒水、递药、端饭,东山心里感到非常温暖。

到了第三天,东山病好了,他依依不舍地离开杨大叔和淑芳,沿北岭村回到丹凤东山镇邮政支局。

此后,东山觉得桐树沟的风光是那样秀美,他总是不知不觉地完成邮件发送任务。每次他都要到桐树沟村小看望淑芳。东山爱上了淑芳,爱上了桐树沟与北岭村的山山水水、沟沟岔岔。他熟悉那里的一草一木和一张张和蔼可亲的脸庞。

感到热乎乎的,乏意全消,力量倍增。

一次东山在桐树沟西岭上送一张一百元的汇款单,收件人张大年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,钱是在深圳打工的儿子汇来的,家中只有老两口。东山想,西岭到镇上邮政支局有五十多里,老人行动不便。就主动和老人商量,由自己为老人代领,然后把钱直接送到老人手里。老人十分感谢,托人写信告诉儿子说:“东山是咱山里人的亲人。”张大叔的儿子那年回家探望双亲时,

陕西省首届职工文学大赛优秀作品选登 (四)

宁陕蒿沟游

文/马光

壬辰孟夏,某取道洋峪口驱车送友之宁陕蒿沟。山道蜿蜒,凉风习习,峰峦起伏,杂花烂漫。路沿溪而时闻水声淙淙,林幕翠而伴以鸟鸣春涧。时山以绿,水以澈,花以缤纷,鸟以鸣叫,路以曲折,众人啧啧称叹。诚仙境也。

行行停停,逍遥至沟,但见竹林森森,旌旗飘摆,有山娃野兔腊肉随风荡于门口,口舌生津。

辗转送友人到沟深处,得见几位新长安诗名流,一见如故,遂把酒言欢,荒野之中乃有此景:夕阳西下,山色苍茫,竹林之畔,长亭之侧,木几围坐,狂人几许?

谈天下短长,论古今高下,兴之所至,某以磅礴为丝竹之音,合之以长啸,某之小女亦翩然而舞如蝶,众人喝彩不已。当下借酒莽求字画,不想王生欣然应允。

乃入亭中铺上等宣纸,王生

似随性而为,勾画了了。余不谙此道,觉无甚玄妙,不过尔尔。许久王酒兴勃发,面色微红,神采飞扬。彩墨早有弟子调和,生与众人随意应答间泼墨于纸,突放声一笑,曰画成——赫然一牡丹图也。花红蕊黄叶绿,浓淡相宜,待其提笔落款《沉醉东风》,某才悟白处隐约几缕轻风。众人以为妙绝。

时天色已暗,山风徐来,旁湖水碧波荡漾,昏黄灯光之下更觉玄妙。乘胜又求之他人,观其面相,眉宇见遒远之色;身体亦显单薄,不想起笔运笔尽显力道,中间亦不与众人言笑,速度较王生为快,不多时,几树玉兰傲然挺立,其枝直而有力,其花婀娜多姿,枝间豪放,花为婉约,两样风格合二为一,名画为《玉树临风图》,道家风骨也。

倘牡丹美艳,玉兰则素雅,倘牡丹华贵大气,则玉兰长于风骨。

杨生操刀之时,玉桂未至,

专程向东山道谢。现在,在外打工的人越来越多,二百元以下的汇款单东山都给代领。桐树沟和北岭的人说:“东山是我们最信得过的人。”

东山有一儿一女。女儿叫李萍,儿子叫李强。那些年里,东山一到桐树沟村小的家里,淑芳就端上来一碗鸡蛋面,招呼两个孩子说:“你爸爸挣钱不容易。”女儿送来一杯热茶,儿子递上一支烟。东山心中总是热乎乎,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。

现在,东山被桐树沟、北岭两村的乡亲们称作老李。李萍中央财经大学毕业后在省财政厅工作;李强西南交大毕业后在大学教书。淑芳后来中师函授毕业转为公办教师。新宽大叔依然健在。老李整天乐呵呵地在桐树沟的山山水水、沟沟岔岔分送着邮件。



前川瀑布

张宇 摄

自从爱上写作这个让人爱恨交加又不挣钱的差事,抽烟便成为写作中的一种常态。对于我这样嗜烟如命的“烟民”来说,最得意的时刻是独守书房,一边腾云驾雾,一边不打破地敲打着键盘,飞扬的思绪与烟雾一起飘飘渺渺,成就一篇篇从心底流淌出来的文字。

好作品都是用烟熏出来的。远的不说,就拿我省几部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巨著来说,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,陈忠实的《白鹿原》,贾平凹的《秦腔》,哪一部不是“烟熏”出来的?据我了解,平凹先生写作时,不仅抽烟,而且要燃香,那是真正的烟熏火燎!从这点上看,作家都是喜欢吸烟的,吸烟才能激发灵感写出好作品来。有人也许要反驳,曹雪芹不抽烟,却写出了《红楼梦》。仔细一想,这话站不住脚,因为曹雪芹时代,还没有现在的香烟,如果有,心中郁闷的曹老先生焉能不吸烟?

一些不抽烟的人挖空心思也想不明白,抽烟有啥好处?抽烟也许没有一丁点好处,存在的都是合理的,能有那么多的男人女人顽固不化地喜欢抽烟,说明抽烟不一定是好事但绝对不是坏事。对于抽烟,现在社会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和看法:一种认为抽烟有害身体,是害人害己的恶习,要坚决制止;一种认为抽烟是生活的必需,是男人的象征,要坚决捍卫。从低碳环保的角度来看,持第一种观点的人越来越多,吸烟的人在公共场所似乎成了过街老鼠——人人喊打。不争的事实是,吸烟的男人越来越多,吸烟的女人越来越多了;抽烟的老头越来越少了,玩烟的青少年越来越多了;抽自己烟的人越来越少了,抽公家烟的人越来越多了……这众多的一少一多,是社会的变迁,也是人心的冷暖。不喜欢抽烟的人常说,抽烟是无聊人无所事事时的一种丑态,一个丢不掉掉的恶习;喜欢抽烟的人却说,抽烟是吸烟者疲惫人生的一丝丝浪漫,一次次浮躁后的淡定……我只想说,抽烟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绪、一种寻常人生的平常心。

让人抽烟,天塌不下来。我认为一个男人的书房,如果没有烟味就如同女人的闺房没有香水味一样,少了最本质的东西,待在里面都不会感觉舒服。我有个很不好的习惯,坐在只有墨香而没有烟香的书房里写作,思绪常常会“便秘”,坐得时间再长,再怎么苦思冥想,总是“拉”不出来多少东西,还憋得面红耳赤的。这时候,就急需一支烟。烟是撞击心灵的花火,灵感就在打火机咔嚓的一瞬间随着第一缕烟雾的喷薄而闪现。

在我们家,妻子是一个绝对的禁烟主义者,她有支气管炎,一丝一毫的烟味都闻不得。为了不让她妻子闻到烟,每当赶稿子的时候,我都要等她熟睡之后,关上书房的门,打开窗户,然后再点着烟,进入一个人的写作状态。特别是在冬天,寒风嗖嗖,浓烟飘飞,正写得起劲的时候,门被“咚”的一声撞开,妻子河东狮吼般地站在身后,写作的思绪一下子跑得无影无踪,心情

抽烟,是一种心情

文/阎瑞先

顿时烦躁起来。这样的情景经常出现。为了抽烟,我没少与妻子吵架。生活上我很照顾体贴妻子,还能干家务又做得一手的好菜,在街坊邻居眼里,我都是百里挑一的好丈夫。我就是对妻子一百个好,只要提起抽烟,就被妻子“一票否决了”!在妻子眼里,好男人与坏男人的区别只有一个标准:抽烟的全不是好男人!

抽烟是我们和谐的家庭唯一影响和谐的杂音。为了抽烟,我和妻子吵过、打过,甚至闹离婚。几年闹腾下来,结果是“我照抽我的烟,她照骂她的娘”。我心里明白,妻子不让我抽烟不是舍不得钱,而是怕伤了我的身体。她不得我抽烟,是关爱我。而我对她的爱充耳不闻,依然我行我素。她伤心,我也痛苦。改变这种现状的还是烟。今年“五一”前夕,我给一位老板朋友赶稿子,妻子无事就带着她一块去。那是一篇近万字的劳模材料,要赶在明天拿出来。为

了不耽误时间,老板在报社附近一家五星级宾馆专门开了一间房子,拿了一条好烟,算是精神食粮。吃过夜饭后,妻子便躺在床上很快进入了梦乡,我趴在电脑前吭吭哧哧地敲打着文字。因为妻子在场的缘故,我坚持没有抽烟,半个晚上都过去了,只想了一个标题。老板和秘书就住在隔壁,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地催促,催得我满房子乱转,就是没有思路。妻子睡了一觉醒来,看看空白的电脑和我痛苦的表情,第一次洒脱地说:“你要是忍不住,就抽吧!”她还递过来一支烟。我如遇大赦,立即从命。从第一根抽起,到材料写完,两个烟盒都瘪了。天未亮,对方高高兴兴地拿走了材料,丢下了一沓稿费。妻子很动情地说:“你再抽一根,赶快睡吧!”

从反对到理解再到默许,妻子对我的政策放宽了,自己反而抽的少了。有时我想,戒烟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,想抽就抽,不想抽就不抽了,也没有什么清规戒律。最烦有一种人,自己抽烟时,把抽烟说得比花儿都好;自己戒烟了,把抽烟的人骂得猪狗不如。说这话的人肯定是个处级干部,因为现在的县长都爱走极端。抽烟还是戒烟,不要听领导的,也不要听网友的,最好听医生的。如果医生让你非戒不可,说明你的身体已经出现了大问题,有时真的忍不住不妨过过瘾,那只能是:抽烟不过瘾,炒菜不放油,走路不上楼……

有人说,抽烟抽的是牌子,我要说,抽烟说到底抽的是心情。君不见,抽烟者,高兴时抽,苦闷时也抽;发了奖金抽,不发奖金照抽;打牌自摸时抽,不胡牌时照抽。随随便便,简简单单就是抽烟的最高境界。心情好不好,与抽烟的牌子无关,中华、芙蓉王、好猫能抽,10块钱的大众烟照抽不误,但有些烟,坚决不能抽,比如千价烟、腐败烟,还有大烟。我们都是普通人,只能抽着普通的烟,干着平凡的事,不要因为抽烟不抽烟而搞坏了我们的心情,搞乱了夫妻关系,搞乱了我们原本平淡的生活。

樟子松情愫

文/李彩艳

每当我放眼满山葱绿的时候,樟子松的那一抹生机盎然的绿总能唤起我种种美好的遐想,总会被它的精神深深地折服。榆林市位于陕西省最北部,属暖温带和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,寒冷干燥,大多是沙土,腐质层和营养成分非常少,而樟子松却可以忍受零下50度的严寒,零下40度的高温,在风沙土、砾质粗砂土、沙壤土、黑钙土、白浆土上顽强地扎根生长。

于是,榆林人民深爱着樟子松,用心栽培着它,呵护着它,最终,樟子松成为榆林市退耕还林、防沙治沙、四旁绿化等工程的主要树种,被誉为“绿色冠军”。

樟子松彰显着生命的绿色,扎根沙丘,树冠向阳,与许多的在荒漠上生长的植物一样,没有华美的外表,树干也并不高大,但是却能迎着风沙,根系牢牢地扎入土壤。我亦会被樟子松根植沙丘的顽强生命力所感染,生命的礼赞油然而生。

清晨,和煦的阳光普照林间,朝露在绿叶中闪着晶莹剔透的微光;傍晚,晚霞编织出缕缕五彩纱衣,披在松林上,一棵棵松树就像婀娜多姿的少女婉约含羞。夜晚,丝丝月华倾泻在树林间,斑驳的树影为松树编织着美妙的梦幻。春天,松树开始抽芽,鲜嫩的芽枝就像新生的婴儿,悄然生长着;夏天,碧绿

的枝叶无畏地接受着炎炎烈日的灼晒与倾盆大雨的洗礼;秋天,郁郁葱葱的松林像钢铁战士一样傲然挺立,任凭东南西北风的肆虐;冬季,伟岸苍劲的松树像是翩翩少年,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摇曳着绿色的手臂,舞动着绿色旋律……

因了它的顽强生命力,因了它的高昂气节,榆林人用挖坑、换土、栽植、浇水、覆膜、套笼技术栽植了一片又一片的小松林,在这样一个绿色和谐的生态环境下快乐地生活着,他们用超人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美化着自己的城市,美化着自己的生活。

我爱扎根生长在榆林这片富饶土地上的樟子松,赏识它的苍劲有力,赏识它的不屈不挠,赏识它的执着,不!不仅仅是赏识,那是一种肃然起敬的仰慕和眷恋!是啊,谁人不爱耐严寒、耐干旱、耐贫瘠的樟子松?它为榆林的绿化立下汗马功劳,它傲立大地的品质,是一种源自对生命高度负责的态度,是一种不可抗拒无以比拟的风骨!我不是诗人无法写出绝美的诗篇赞誉它,我不是音乐家,无才谱写壮丽的词曲讴歌它,却有一颗虔诚的心眷爱着它,守护着它!

是啊,有了这满山葱茏盎然的绿,有了樟子松的铮铮傲骨,榆林人永别了“一队风来一队砂,有人行处没人家;阴山人夏仍残雪,溪树经春不见花”的脆弱生态环境,走进了“沃野千里,水草丰美,群羊塞道,牛马街尾”之风吹草低见牛羊”的新生活!

如花的女人

文/程毅飞

冷雨飘落的冬日清晨,卖花女人照例把她的花摊摆了出来。女人身着一件手工缝制的有着细碎小花的棉袄,冒着沁人的寒气,推一辆装有花木的三轮车来到街边的路口,把一盆盆花木卸下来,整齐地摆放好,然后就着手搭摊了。

她先是从车子上搬下一个水泥灌铸的石堆,然后用力把一顶大伞撑起来,将伞把插进石堆中间预留的石孔中。由于伞面较大,她在撑插时瘦小的身躯微微晃动着,嘴里不时喘出粗气,形成一股股白色的雾,空气虽然潮湿阴冷,但她的额头已分明渗出了细密的汗珠。撑起的面刚好罩住女人小小的花摊,望去,有玫瑰、百合、菊花,还有发财树、万年青和蟹爪兰……一片生机盎然。

女人一边看着从身边匆匆而过的行人,一边从车子上放着的篮子里摸出一个馒头,仔细地吃起来,很是有些优雅。之后,她就开始忙活了。一边拿起剪刀修剪那些花,一边去望边上的大街,街头装修时尚的那家鲜花店,卷闸门还关着呢。

小巷对面,大婶一边打开小吃店的木门,一边自语着:“这鬼天气,咋不睁眼了昵?”说着就跨出门看天,仍嘟囔着:“真冷啊,怕是要下雪了?”猛抬头,看见对面卖花的女人,先是一惊,随即便平静下来:“姑娘,这冷的下雨天你咋还出摊呢?快到大婶的店里喝口水暖暖和和吧?”

“不用了,大婶,我带着热水呢。”说着,女人从车子上取出热水瓶向对面晃晃,一边不好意思地笑笑——心想大婶每次都喊她“姑娘”,其实她早已是孩子的娘了。

回过大婶的话,女人继续低头修剪她的花木,偶尔抬起头看街对面那家花店。这时,花店的门刚打开,一位年轻漂亮穿着时尚的姑娘正不紧不慢地向店面外的台阶上搬花,每搬一盆,都要用手去拢一拢她那又黑又亮的长发。女人看着,眼里流露出既羡慕又向往的神色。她想,如果自己也有这样一间花店就好了,那她就不用起早贪黑风吹雨淋的艰辛了,至少会比较在轻快一些。

虽然天很冷,女人的生意却特别好。天色慢慢暗下来的时候,女人的花也卖完了。女人开始收拾花摊,准备回家。对面小吃店的大婶又在那边说:“姑娘,生意不错嘛?花全都卖完了啊?要是天天都这样就好了,那你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租个店面了。”

“谁说不是呢,大婶!但离租店面还远着呢?不知猴年马月才能攒够那笔钱呢?”女人一边应着,一边又转头去看街对面的鲜花店。此时,那店里的灯已亮了起来,整个屋子灯火通明,人影绰约,充满了温馨的气息。女人拢拢头发,又抬头看了看那家鲜花店,兀自笑了起来。微微的、浅浅的,好像花儿正在一点点地开放。

只要没有特别紧要的事情,女人的花摊都会准时在老地方摆出。寒冬的街头,北风一阵紧似一阵地吹着,女人依旧穿着缀有细碎小花的棉袄,守着她们的花摊。路人经过她的花摊,总能看到她在笑,行人就不由自主来到她的花前问这问那,她都微笑着——给予应答,即使不买她的花,也看不出她有一丝的愠色,仍旧是一脸的微笑,就像她的花儿一样。虽然她禁不住一次次的寒颤,但看得出有了花的陪伴,她满脸都写满了幸福,这时候的花儿分明也是幸福的了。

每天上下班经过路口,从花摊旁经过,看着女人的花摊和她那浅浅的笑,都会使我感到无比的安宁和愉悦,心中即使有着天大的不快,也会烟消云散。每当这个时候,我就觉得女人分明就是花摊中的一朵花儿,优雅地含苞,静静地开放。这样想着,我的内心就被一种幸福笼罩着、包围着,惬意无比。

水调歌头·生日赋

词/葛云峰

6月21日中午接妻电话,邀晚餐与儿子一起下馆子。问其何故,方知今天为余58岁生日。忽念岁月匆匆,将步晚年。是日静夜写于家中。

韶华叹几许
节物已移秋。
不觉五十又八,
何恋再风流。
欲观夕阳斜照,
又恐余生虚度,
夜静易生忧。
岁月渐离去,
舟伴远山游。

细思想,
世间事,
岂须愁。
自然规律,
无怨霜月照白头。
笑看桑田沧海,
晚照风光无限,
心正自归幽。
老骥将伏枥,
千里志难休。

